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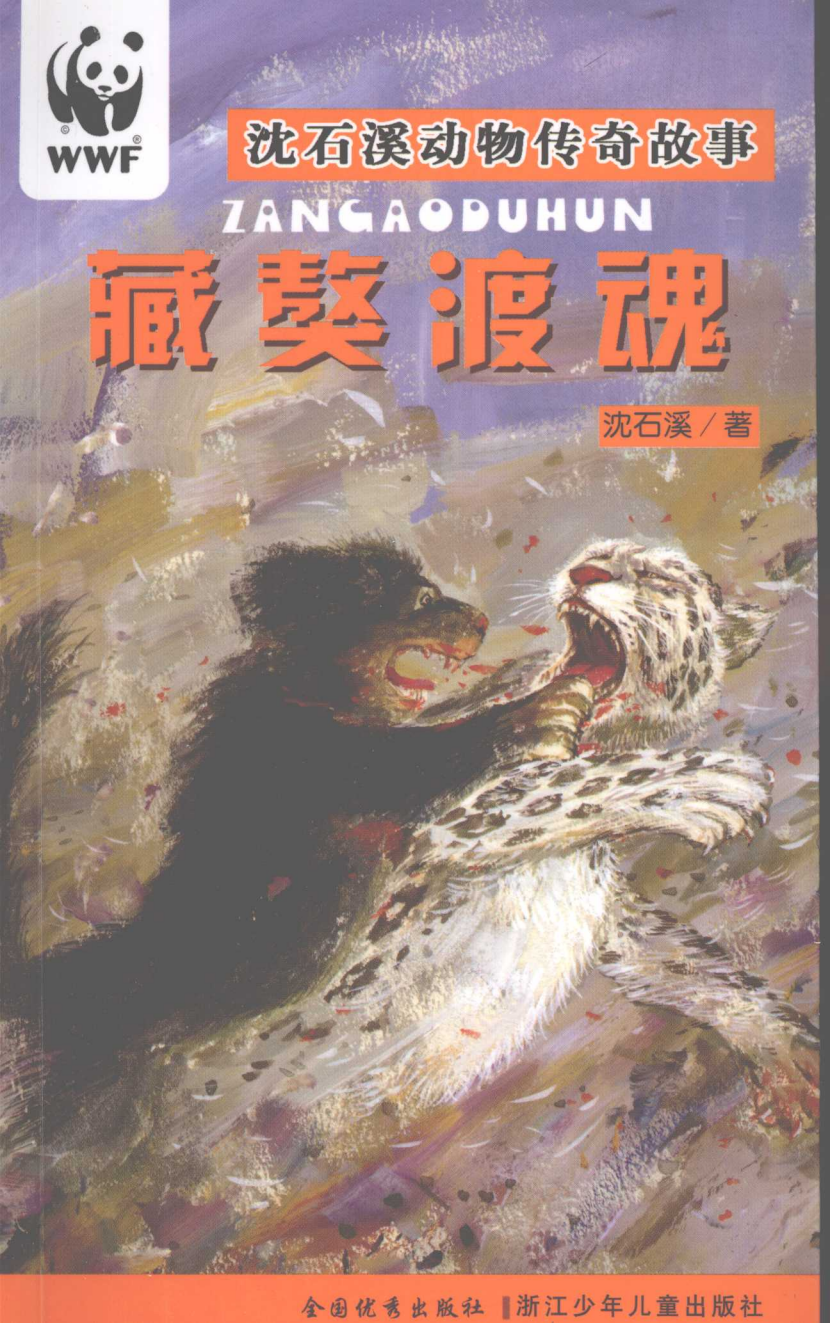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ZANGA ODUHUN

藏獒渡魂

沈石溪 /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藏獒渡魂

沈石溪 /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獒渡魂/沈石溪著.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5 (2008.2重印)

(沈石溪动物传奇故事)

ISBN 978-7-5342-4313-4

I. 藏… II. 沈… III. 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2054号

藏獒渡魂

沈石溪 著

选题策划	孙建江
责任编辑	平 静
美术编辑	周翔飞
整体制作	大米原创·工作空间
内文插图	武凯军
封面绘画	胡志明 朱 云
封面设计	周翔飞
责任校对	倪建中
责任印制	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40号

网址:www.ses.zjcb.com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5 插页 1

字数 48000

印数 12001—17000

2007年5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342-4313-4

定价: 7.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灾之犬

1



第七条猎狗

21



藏獒渡魂

53

动物小档案

119



灾之犬



这是一条很漂亮的猎狗，黑白相间的毛色，匀称的身段，长长的腿，奔跑起来快疾如风；名字也起得很响亮，叫花鹰，意思是像鹰一样敏捷勇猛。

花鹰原先的主人是曼广弄寨子的老猎人艾香宰，但自从收养了花鹰，艾香宰家里就祸事不断。先是大儿子上山砍树，被顺山倒的树砸断了一条腿；过了不久，小儿子用石碓舂火药，火药自己炸响了，炸瞎了小儿子的一只眼睛；再后来是艾香宰带着花鹰上山狩猎，瞧见一只狗熊从五米远的草窠里钻出来，端起猎枪瞄准狗熊最致命的耳根部位开

了一枪，勾嗒，臭子儿，没打响。狗熊听到动静猛扑上来，艾香宰扔掉猎枪赶紧爬树，一只脚后跟连同鞋子被狗熊咬了去。

连续出了几件事，艾香宰全家惶惶然，便从山里请了位巫师来跳神。

那巫师一进院子，就指着拴在房柱上的花鹰说：“这条狗身上的阴气很重，会给主人家招灾惹祸。喏，它眼睛里整天淌黑泪呢。”

艾香宰当即把花鹰拉过来，撩开它脸颊上的白毛，果然发现在白的毛丛里，藏着几撮短黑毛，断断续续，从眼皮挂到嘴吻。

艾香宰的小儿子抡起一根栗木棍就要朝狗鼻梁敲去，被巫师挡住。巫师很郑重地说：“这狗杀不得，谁杀了它，它身上的阴气就像一棵树一样栽在谁家，祸根就扎在谁家，只能是卖掉或者送掉。”

于是，艾香宰放出口风，谁给十块钱，就可以把狗牵走。

十块钱只能买一只鸡，一只鸡换一条猎狗，简直跟白捡了似的。可是，寨子里的老百姓已晓得这是条不吉利的狗，再便宜也无人问津。

我是知识青年，不相信神神鬼鬼的事，我想，花鹰本来就是一条黑毛白毛混杂的花狗，白脸上有几根黑毛，是很正常的，什么黑泪，纯属迷信。我那时已对打猎感兴趣，极想养一条猎狗，但猎狗身价金贵，我辛辛苦苦种一年田的收入，还抵不上一条中等水平的猎狗。因为囊中羞涩，想养条猎狗的心愿一直未能实现，现在有这等便宜，岂肯错过。我掏了十块钱，把狗牵了回来。

我用金竹在我的小木屋的屋檐下搭了一个狗棚，里面铺上一层柔软的稻草，并用两节龙竹做成一个食槽一个水槽，吊在狗棚门口，给花鹰布置了一个新“家”。

花鹰对这个新家颇为满意，一会儿钻进

去在稻草堆里打几个滚，一会儿钻出来在我面前使劲摇它的黑尾巴，上下左右全方位地摇，像朵盛开的墨菊。

它和我好像前世有缘似的，几天工夫，就成了心心相印的朋友。每天早晨，太阳在坝子对面青翠的山峰上露出一点头，它就用爪子来扒我小木屋的门，准时把我从睡梦中叫醒；白天，我无论上山砍柴还是下田犁地，它都像影子似的跟随着我；有时，它也会找寨子里的其他狗玩，但只要我一叫它的名字，它立刻会撇下它的玩伴旋风般地奔回我身边；有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不想吃东西，它从垃圾堆里刨了一根肉骨头，把它认为好吃的东西送到我的床边，可惜，我没法享用它的慷慨。

晚稻收割完了，大田里，金黄的稻浪变成一片寂寞的谷茬。农闲是狩猎的好季节，我带着花鹰上山打野兔。不知怎么搞的，在

跳跃一条只有半米宽的小溪时，我的脚脖子突然扭了一下，崴着了，当即肿了起来，疼得不能沾地。我拄着拐棍好不容易回到寨子，敷了半个月的草药才见好转。我又带着花鹰到老林子里去埋捕兽铁夹，想捉几只肉质细嫩的豪猪，到集市换点零用钱。我刚把捕兽铁夹埋进布满野兽足迹的小路上，铁夹上的插销却自动脱离，我躲闪不及，砰的一声，铁杆重重砸下来，砸在我的手背上，手背上立刻肿起一只乌血馒头，一个月不能捏筷子。

连续两次意外，我心里未免发毛，回想起巫师所说的流黑泪的话，心想，莫非花鹰身上果真带着阴气，让我倒霉？我信仰唯物主义，但不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天晓得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我想，我应当采取一点防范措施，就用剪子把花鹰白脸上那几撮黑毛剪了个干净。黑毛倒是没有了，但被剪去的地方露出红色的皮肉，一点一点嵌

在雪白的毛丛里，黑泪变成了红泪。红泪，不就是血泪吗？凶兆加码，鬼气上升，我心里更别扭得慌。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叫我魂飞魄散的事。那天夜里，我到邻寨的知青点找人聊天，半夜才带着花鹰起身回家。沿着昆洛公路走了一半，突然，花鹰咆哮起来，岔进一条小路朝山坡奔去，我以为它发现了什么值钱的猎物了，便兴冲冲地跟在后面。

天上没有月亮，星光朦胧，能见度很低，我高一脚低一脚走得晕头转向。花鹰突然停止了吠叫，奔回我脚跟边，狗嘴里叼着个什么东西，白白的，圆圆的。我弯腰从狗嘴里接过来，凑到鼻子下一看，差点惊厥得心脏停止跳动——我捧在手里的是一只骷髅，空空头颅里燃烧着一层绿色的磷光，从嘴洞、鼻洞和眼洞里喷吐出来。我再瞪大眼睛四下一瞧，东一个土堆，西一块石碑，我正置身

在一片乱坟岗里呢。我歇斯底里地大叫一声，扔了骷髅，转身就逃……

这时，我开始相信，花鹰身上确实裹着一团阴森森的鬼气。我想，我虽然只是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但这条命总比狗要值钱些吧。保自己的命还是保这条狗？当然是保自己的命。

我降价五元想把花鹰处理掉，仍没人肯要；杀又杀不得，卖又卖不脱，只好扔掉。

俗话说，撵不走的狗，喂不驯的狼，想要扔掉一条忠诚的猎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开始，我把屋檐下的狗棚拆了，把花鹰哄出家去，可它仍从篱笆洞钻进来，躺在狗棚的旧址上，气势汹汹地朝我汪汪吠叫，好像在责问我：你干吗要拆掉我的窝？

真是个十足无赖，你是我花钱买来的，我有权要你还是不要你！逐出家门行不通，就把你送到森林里去当野狗。我用一块布蒙住

花鹰的眼，借了辆自行车，一口气骑了十几公里，又爬了两座山，扯了根藤子把它拴在荒山沟的一棵小树上，然后不等它咬断脖子上的藤子，我就迅速骑着自行车回家。

但第三天傍晚，我正在水井旁洗脸，猛然听到村口传来一串熟悉的狗叫声，接着，花鹰像只足球一样滚到我面前，狗眼里闪烁着久别重逢的惊喜，激动得叫声都有点喑哑了，拼命朝我怀里扑，伸出长长的舌头，要来舔我的脸。我火冒三丈，飞起一脚朝它的腹部踢去。这一脚踢得很重，嘣的一声，它像只被铲中的足球，哀哀嚎叫着，滴溜溜滚出去。挣扎了好半天，它才勉强站起来，身体朝左侧弯曲成三十度的弧形，怎么也伸不直了，痛苦地在原地旋着圈。显然，我踢断了它的肋骨。

我有点于心不忍，可转念一想，不来点毒辣，怎能摆脱它的纠缠？我狠狠心，凶神

恶煞地冲过去，抬起脚来装着要再踢它的样子，它夹起尾巴，伤心地呜咽着，逃进竹林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心想，它被我像打冤家似的打成伤残，大概会变爱为恨，再也不会来烦我了。

可我想错了，花鹰并没因为被我踢断肋骨而舍得离开我，我只要一出门，就会看见它像个幽灵似的出现在我的视野内；它不再敢扑到我的怀里来，也不再敢走到我的面前来，它总是在离我三四十米远的地方，弯曲着身体，贼头贼脑地窥探；我只要一看它，它就使劲摇尾巴，如泣如诉地汪汪叫，目光充满了委屈，弄得我心烦意乱，有一种被鬼缠住了的害怕和恼怒。我连最后一点怜悯之情都没有了，忍无可忍，滋生了一个想要彻底了结这件事的念头。

那天，我用芭蕉叶包了几坨香茅草烤牛

肉，来到寨子后山的百丈崖上。悬崖极陡，连猴子都无法攀援，绝壁上长着一些带刺的紫荆。不用说，花鹰还鬼鬼祟祟地跟在我后面。

我用柔和的声调叫道：“花鹰，过来！花鹰，过来！”它毫不戒备地从灌木背后蹿出来，汪汪叫着，跑到我面前；它尾巴摇得比纺车还快，狗眼里一片晶莹的泪花，激动得浑身都在颤抖。这笨蛋，以为我真的要 and 它重修友情呢。

我看见它的毛上粘满了树脂草浆，斑斑驳驳，活像条癞皮狗；肚皮空瘪瘪的，怕是好几天没吃到一顿饱饭了。这倒给我的计划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掏出一块牛肉，浓郁的香味弥漫开来，花鹰兴奋得朝我拿牛肉的手乱扑乱跳。我躲闪着，慢慢向悬崖边缘移动。

不知道是因为我的态度突然变得亲切使它高兴得忘乎所以，还是食物的香味刺激着它无暇去观察地形，它在离悬崖一尺远的地

方还无所顾忌地蹿跳着。我用身体挡住它的视线，摊开手掌，用牛肉又在它鼻吻前逗弄了两下，然后突然将牛肉向悬崖外面抛出去，随即横跨一步，闪出一片空旷。花鹰纵身一跃，向空中那块牛肉咬去。它倒是准确地叼住了牛肉，可身体已完全冲出了悬崖。这时，它才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急旋狗腰，想退落到悬崖上来，但已经晚了，它像块掉进水里的石头一样，从悬崖上沉了下去。

唔，老天可以作证，不是我把它推下去的，我对自己说，是它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不是谋杀，是意外事故！这样我就没有责任不用内疚，当然也就不必担心它身上的阴气在它死后会像一棵树一样栽在我身上，扎根在我家。

我等着听物体坠地的訇然声响，可我听到的却是狗的哀叫声。我趴在悬崖上，小心翼翼地伸出头去一看——哦，花鹰并没坠进